

# 控梦大师：永远不关窗户的女人

1

大雨瓢泼，一如往常。

镇子集市的广场上，只有「糖葫芦大王」的条幅招牌还展在雨中，被雨水打得尽湿。

陈晋打着那把破旧了的黑色雨伞，行走在这条暗淡的小镇街道上，一直来到条幅下面的三轮车支起来的摊子旁，三轮车驮着的玻璃罩子里的昏黄灯光，将一条条的糖葫芦，照得金红。

老王就淋在雨水里，头顶的遮阳伞足可以罩住他的身子，可他却固执地站在雨水里，就像是一颗久旱的老树。

陈晋在玻璃罩子外看了良久，老王也不说话，最后还是由陈晋打破沉默。

「还不收摊！」

「还早，还早，我闺女还没放学。」

「您瞧这大街上，除了我还有别人吗？」

老王的眼神仿佛穿透了陈晋，嘿嘿地笑了两声，本来枯木般龟裂的老脸上，更裂开了一道道纹路。

「闺女回来了！」

陈晋一回头，却见一个高中女生，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，打着一把淡红色的雨伞，不声不响地站在他身后。

女孩子看了陈晋一眼，眼神不甚友好，陈晋打了一个寒噤。她连招呼也没和她父亲打，拐了个弯，径直走开了。

「晓迎啊……」

她连头也不回。

老王急了，撇下糖葫芦摊子不管，冒着雨追上去。他在大雨里奔跑，女孩子始终在他前面两米，他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。

「晓迎啊，你等等爸爸……晓迎……」

每次都一样。

陈晋叹了口气，随即打了个响指。

天空倏然放晴，夕阳照在镇子广场的时候，老王眼前的女儿消失了。

王晓迎从陈晋身后的巷子里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，一抹粉红的光追逐着她的影子。

「爸，我放学啦！」她笑靥如花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帮着父亲收拾摊子，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自己坐车回去您还不放心，非等我.....」

「闺女.....」老王的情绪有些激动，泪水止不住地从眼里喷涌，「爸爸想你.....」

晓迎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从书包里拿出手绢，给老父亲拭去眼角的泪。

「爸，您这是何苦呢.....」

「都是我的错。」

「哪里是您的错，您可别折磨自己了，否则，我心里也难受.....」

父女俩相拥而泣。

陈晋闭上眼，眼皮合上的时候，泪水滑落脸颊。

王晓来递来两张卫生纸，一看就是从身后的卷纸上撕下来的。

陈晋接过卫生纸，擦掉了脸上的泪水，然后从沙发上轻轻坐了起来。旁边的躺椅上，老王正在抽噎，虽然眼皮下的眼球正在迅速转动，却还没有醒来。

曾经握在老王手中的蒲扇，早就滑落在地板瓷砖上。陈晋捡起蒲扇，重新放回他的怀里。

窗外蝉鸣阵阵，烈日如火。

陈晋摘掉老王头上的传输器，装进书包，指了指门口，然后做了个再见的手势，王晓来轻手轻脚地跟了出来。

「等我走后，立刻叫醒叔叔。」

「我知道，立刻帮他回忆梦境。」

「多说些宽慰的话。」

「嗯。」王晓来点了点头，心中有些感激的话，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。

两个人尴尬地站了三秒，陈晋耸了耸肩。

「我走了。」

陈晋头也不回地沿着楼梯小跑下去，心情压抑。走出单元楼门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炙烤着他的脸颊。

他大口地呼吸着热气，忽然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。

「小陈？」

陈晋回头，却见老王就站在他身后。

「你这又是何苦呢！」老王埋怨又感激，「十二年啦，你也该放下了。」

陈晋内心涌起一股暖流。

「您.....您这是.....原谅我了？」

「孩子，早该过去的.....」

等等。

陈晋看着一脸诚恳的老王，闭上眼睛，心中习惯性地自问一句：我是在做梦吗？

再次睁开眼睛，王晓来递来两张卫生纸，压着嗓子道：「擦擦吧。」

陈晋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接过纸巾，擦掉了脸颊的泪水，心中一阵失落。

王晓来没有别的话，只是兀自看着躺椅上的老父亲。老王正在抽噎，虽然眼皮下的眼球正在颤动，但还没有醒来，手中的蒲扇，早就滑落在地板瓷砖上。陈晋捡起蒲扇，重新放回老王的怀里。

窗外蝉鸣阵阵，烈日如火。

陈晋摘掉老王头上的传输器，装进书包里，指了指门口，然后做了个再见的手势，王晓来轻手轻脚地跟了出来。

「等我走后，立刻叫醒叔叔吧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帮他回忆下梦境，适当的时候，可以按照我跟你说的剧情，引导他想起你姐对他说过的话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多说些宽慰的话。」

「嗯。」

王晓来再没有多余的话，陈晋尴尬地站了三秒：「我走了。」

身后立刻传来关门的声音。

陈晋小跑下到单元楼门口，打开门之后，炙热的气息更令他心口沉闷。

他在门口站了十几秒，静听楼上是否有下楼的脚步声，唯闻蝉鸣嘲哳。

他迈步走入阳光下，坦然接受着烈日的灼烧，这不是梦。

回到「颜歌心理咨询工作室」，助理小熊跟他打了招呼，就继续将脸埋在一堆书本之后。从脚下垃圾筐里的纸巾数量和她刚才喊出的那句「陈老师」略带哽咽的嗓音，陈晋推断出小熊一定又被骂了。

「颜老板呢？」

小熊指了指右后方的隔音板门，那里是颜歌的咨询室。

办公室里的立式空调上面显示的气温为 24 度，可房间里依然闷热。陈晋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才意识到一扇窗户竟然向外敞开着。

他的手才握住窗户把手，却听小熊喊道：「别.....」

「嗯？」

「她.....不让关。」

陈晋恍然，走到小熊的办公位旁：「你就因为关窗户被骂？」

小熊没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

「有空调，却不让关窗户，那冷气全都跑出去了，买空调的意义何在呢.....」小熊过了一会儿却抱怨似的向陈晋道，「有厨房，也不让做饭，大热天还得自己下去买饭，还得给她带饭.....」小姑娘显然把陈晋当成倾诉对象，「我就是个实习生，又不是她的奴才，我爹妈也没这么使唤过我，我不过来实习的，又不是给她卖命.....」

咨询室的门打开了一道缝，小熊立刻将后面的话生憋回去。

不见颜歌其人，只闻其声：「小熊，去地铁站接个客人，我把他电话发你微信了。」

说完，门又关上了。

「陈老师，您瞧瞧，买饭、接人、沏茶倒水、取快递、叫出租车、抹桌子扫地.....我就差给她洗脚铺床了！」

「辛苦你了，你平静平静，一会我替你去接人。」

小熊抱怨个没完：「我给她干了那么多，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也就算了，还天天冷着脸，跟我欠她似的。今天倒好，因为我想凉快凉快，就关上了窗户，她就劈头盖脸地骂了我十分钟……」

「哎，走走，我请你吃冰激凌去。」

「算了，您忙您的吧，我就是难受跟您抱怨抱怨。」小熊拎起挎包，拿着手机，「您就不能给她建议一下……」

小熊又抽了五六张纸巾才出门，她前脚离开，咨询室的门又打开一道缝。

「师兄，你进来。」

喊了他半个月「陈神棍」外号的颜歌，又回归了曾经的称呼，这令陈晋察觉到了异样——更何况，她竟然主动邀请他参与到她的治疗中，要知道按照颜歌要强的性格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难题，向来都是自己解决。

咨询室的沙发上，仰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「老人」，陈晋知道，他并不算老，年纪应该刚刚五十五岁，只是多年未见，他竟然变得像七八十岁一般。

他叫颜勇，是颜歌的父亲，也是陈晋高中的数学老师。

「从医院自己跑出来的。」颜歌指着颜勇西服裤脚下露出的病号服，「脑子糊里糊涂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这里。」

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」

「进来之后，连我也不认识，也幸亏不认识，否则还不让外人瞧了笑话。」

外人？陈晋恍然，她指的是小熊，而他显然不在「外人」的行列。

「我带他到咨询室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转达给女儿，让我帮忙找女儿，但我问他想转达什么，他又想不起来。」

陈晋点了点头：「这病，就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」

「医院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又严重了，以后恐怕会失语……」她沉默片刻，「医院的人大约半小时之后到，你能不能……」

陈晋预感到她接下来要说的话。

「你能不能进入他的梦里，帮我……看看。」

果然如此。

「我是在做梦吗？」陈晋闭上了眼睛。

「什么？」

再次睁眼，眼前没有任何变化。陈晋松了口气，在控梦的时候，他是很容易能够猜到梦境里的人，想要说什么，做什么的。刚才自己对颜歌语言的预知，让他产生错觉。

「没什么.....你是让我做梦吗？」陈晋摇了摇头，「昨天之前，你还和圈里的那十几位大 BOSS 站在同一条阵线，骂我民科、神棍不是？」

「至少我没像他们一样，打算把你驱逐出心理学界。」颜歌下巴一扬，「你难道不需要机会来证明自己？我现在就给你机会，去问问他，来找我，想告诉我什么。」

听到她的狡辩，陈晋心中想笑，这个小师妹好起面子来，就是个孩子。

没想到颜歌还在继续说服他：「喂，你就当报答我对你的收留之恩，也得帮我。」

收留？陈晋不置可否，在她的眼里，这自然是对他的收留。

陈晋把玩着桌上的计时沙漏：「那我就感谢颜老板给我提供的机会，让我证明自己。」

2

做梦是控梦的前提，睡觉又是做梦的前提。

对于一天两三次的控梦，陈晋已经习惯了注射安定去帮助自己进入睡眠，正常人只需要 10 毫克，但是他如今却需要 15 到 20 毫克左右。

在老王家，他并没有借助安定，而是利用一种叫星体投射的方法让自己梦中知梦，也幸好没有注射安定，否则当日的第二次控梦，基本就没法在梦中醒来了，或许都不会做梦。

即便如此，陈晋还是陷入了焦虑。

时间过去了 20 分钟，他还是没有进入睡眠，也可能颜歌的影子和在纸上刷刷的写字声让他无法专注。但是，如果此时不睡的话，颜歌肯定又要奚落他了。

「控梦大师也有失眠的时候？」颜歌的语气有些嘲讽，她瞟了一眼几乎流尽的沙漏，「医生来了的话，我们立刻结束。」

陈晋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走到颜歌面前，又将沙漏翻了个过去：「有人进来，给我拦住。」转身回去，却猛地发现，自己正躺在沙发上。

清明梦之所以被很多人称为「灵魂出体」就是因为，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，看到了自己睡着的身体。

其实，这只是一种体外视觉，也算是幻觉的一种。

虽然是同一个房间，但梦中的心理咨询室和真实世界的肯定有些不同，比如，此时的颜歌和颜老师全都消失了，但他的耳朵里，还能听见颜歌写字的刷刷声，以及颜勇老师的呼吸声。

他不能将注意力停留在耳朵里，此时的任务，是和颜勇的梦境对接。陈晋放松心神，暗示自己接下来的任务，然后向咨询室的房门走去。

打开房门，却来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，窗外人流来往，窗户上贴着几个字，其中两个是「拔牙」。

颜勇正在拔牙，一名医生正翻开他的嘴唇，寻找着他嘴里的蛀齿。

其实不用费心寻找，他满嘴的牙齿都是黑乎乎的，每一颗都是蛀齿，灯光之下，不停有牙齿爆开，从里面露出黑色的物体.....

但是牙医恍若未见，依然慢腾腾地给颜勇做检查。而颜勇闭着眼睛，粗重地喘着气。

「老颜，你这嘴烂牙，拔了一辈子，也没干净。」

「长得快，心烦！」

「要不我把嘴给你封上吧.....」

.....

陈晋打了个弹指，他就成了那个为颜勇拔牙的牙医，他放下手中的家伙什，拍了拍闭着眼睛的颜勇。

「颜老师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陈晋。」

颜勇睁开眼：「陈晋？」

情景迅速转换，颜勇站在讲台上，又成了当年四十岁左右的数学老师。教室里几乎坐满了人，陈晋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位置。

颜勇敲着黑板：「陈晋，你来答题！」

陈晋从后排站起来，走到前排，却坐在了教室第一排唯一一个空着的位置。

「颜老师，这里的人呢？」

「你别打岔，快上来做题。」

陈晋拍着桌子：「这里坐着的人呢，你的课代表呢？」

「课代表？」

「王晓迎怎么没来？」

「王晓迎……」

一阵天旋地转，教室墙壁忽然开始晃动。陈晋知道，刚才这三个字刺激了颜勇，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波动。

「你要想想啊，王晓迎究竟去哪儿了，为什么没来上课？」

颜勇皱着眉头，努力思索着陈晋的问题，忽然抱着头，蹲在黑板下呻吟起来。不少学生纷纷交头接耳。

「王晓迎死啦！」

「是啊，不是跳下去了吗？」

「颜老师不要脸！」

……

陈晋打了个响指，梦境静止，唯有颜勇正仓惶地蹲在黑板下，不断地重复着那个名字：「王晓迎，王晓迎.....」

「颜老师，醒醒吧。」陈晋在他耳旁打了个响指。场景切换，来到了一条江边，江水对岸，是一座高塔。他和颜勇坐在江畔小路旁的长椅上，他们的右前方，是一排石头狮子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抚摸着那些小狮子，眼睛却望着远方的高塔。

这不是颜勇的梦，而是陈晋创造的梦境。

颜勇镇定下来，左右看了看，狐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陈晋的脸上。

「我怎么在这儿，我不该在.....医院？」

「你自己从医院跑出来了。」

颜勇仿佛想起什么似的：「对.....我出来了，我当时想.....想去找颜歌！我要去找她，我必须告诉她.....」颜勇愣住了，「我要告诉她什么？」

梦里他的记性竟然也不好。陈晋忽然听见一些杂音，他不敢集中注意力，但他知道，这些杂音来自颜歌的工作室。

莫非是医生来了？

颜勇又抱起脑袋，开始努力回忆：「怎么又忘了，我明明有很重要的事要讲给她.....」

陈晋知道时间紧迫，于是急切地追问：「回忆一下，你是什么时候产生要见颜歌这种想法的？」

「是在.....」场景转换到了医院病房，他们站在病床边，另一个颜勇正躺在床上，「对，就是这里。」

颜勇像是睡着了，两名医生在床头讨论着他的病情。

「已经接近老年性痴呆，即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能力。」

「还是要和家属联系一下。」

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」

医生离开之后，颜勇睁开眼睛。陈晋趴在他的床头，问道：「你想起了什么？」

床上的颜勇道：「我如果痴呆了，那么，那件事就.....就被我带进了棺材，我一生做了那么严重的错事，我必须要告诉颜歌。」

「错事？」耳畔的杂音越发地清晰，陈晋仿佛听见颜歌在说：「你们再等等。」

一个男人的语气明显严厉：「病人现在很危险，你是他的女儿，请不要干扰我们.....」

陈晋心中更为着急，与此同时，医院的墙壁开始坍塌，房顶出现了裂痕。

颜勇要醒了。显然，咨询室里医生的话语不仅影响了陈晋，更影响了颜勇熟睡时候掌控身体的潜意识。

「什么错事？你想告诉颜歌什么错事？」

轰隆一声，房间垮塌，病床和陈晋之间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。

颜勇惊恐地看着深渊，陈晋朝他呼喊道：「不要集中注意力在梦境，也别害怕周围的变化.....请努力回忆！你要告诉颜歌什么？你必须回忆起来，你说过，颜歌必须知道！」

「颜歌必须知道.....」他喃喃地说道，但是眼睛依然看着越裂越大的深渊，终于，他一翻身，便栽入深渊之中。

陈晋也跳入深渊，两个人一齐向下坠落。

「告诉我，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.....」陈晋一边下坠一边喊道，「你没法恢复清醒了，所以你必须想起来，否则颜歌再也没有机会知道。」

颜勇向下坠落，眼神从惊惶变得坚定。

「信.....」颜勇的表情又悲又喜，「是信.....」

他大喊一声，之后便在无尽的虚空中消失。

信。

他知道了？

坐在沙发上按摩着太阳穴，陈晋心中忐忑。

那么，颜歌知不知道？

不可能，她不可能知道。

颜歌送走了医生，外面又传来了她批评小熊的声音。

「空号就空号啊，你不会微信问问我？」

「我给你发了……」

「我没看见，你就不能给我打电话？这么死心眼！」停顿数秒，语气又回归冷静，「上周的工作周报做完了吗？」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颜歌回到了咨询室里。看着她关了门，陈晋才说：「别总欺负孩子。」

「我在给她治病。」

「是治病，还是治出病？」

「我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她有无爱症，根本不懂得付出爱，长此以往，要么单身一辈子，纵然结婚也不会幸福。我这么做，是帮她呢。」颜歌一脸的严肃，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客人，我就是想支开她，刺激刺激她。」

「你可真够狠。」

「她在我这里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，会帮她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——实际上我招她并不是看中了她有什么能力，我就是想给她治病，你看，医生给病人发工资的，我这算是头一份吧。」

陈晋摇了摇头，颜歌这种慈心善举，恐怕没几个人能接受。

「有用吗？」她若无其事地问道。

「我可看不出来有用，我只知道这孩子快崩溃了。」

「我是问，控梦有用吗？」她从桌后抬起头盯着陈晋，「他来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他大概是想和你说什么重要的事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他没说清楚，但梦里他提到了，那是一件错事。」

「神棍，你真会浪费我的时间。」颜歌冷冷地说道，「这错事还用你帮我传达？大街上随便拉上一个人问问，两个人中就得有一个人知道。」

「但是——」陈晋有时候觉得颜歌过于冷酷，这种人本身就有心理疾病，竟然还成为了心理咨询师，「他提到了信。」

「信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

看着颜歌茫然的表情，陈晋心中稍微放松，看来，她并不知道那件事。

「我想，颜老师可能写了一封信，把他想对你说的话，全都写进了信里。」

听到这里，颜歌继续伏案写着什么，反而提不起兴趣了。陈晋收拾好桌子上的注射器和传输器，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。

他们父女之前的关系，比陈晋想象的更恶劣。

「你爸的病情恶化，恐怕以后没法清醒了。」他试探性提醒了一句。

「嗯。」等陈晋关上门的刹那，她又补了一句，「我知道。」

然后，继续伏案工作。

一个人的性格形成，离不开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环境。

颜歌曾经拥有少女里最温暖的微笑，陈晋还记得那个在校园里蹦蹦跳跳跟在颜老师身后的背影，只是当时，颜歌并不认得陈晋。

他们正式的对话发生在陈晋大三那年，他作为院系代表去火车站迎接新生，然后他就看见了颜歌一个人背着双肩背包主动走了过来。

「陈晋师兄？」

陈晋只是看颜歌有些眼熟：「你是？」

「我叫颜歌。」她淡定地伸出右手，眼神冷静得不像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，「我在高中布告栏里知道你的名字，你是咱们学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，我是第二个。」

陈晋握住她的手，却听她接着说：「你的成绩鼓励了我三年，所以我选择了和你相同的院系。」

陈晋嘴上道着欢迎，心中却想：有些事情，终究是躲不开的。

3

他拎着半罐雪花啤酒，一个人行走在江边。

按照他以往的经验，他今晚肯定会失眠，控梦给身体带来的副作用明显，多少个深夜，他都在床上艰难地捱到凌晨五点才能入睡。为了克服失眠，他只能选择加大晚上的运动量，一直走直到走不动路，再打车回去，幸运的话，躺在床上立刻便能睡着。

回来一个月，大约有二十天他都是靠这种方式来催眠。

高中离江边不远，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回去。听颜歌说，他的照片和名字，如今还在优秀校友的公示栏里。

多么讽刺和尴尬啊。

如果王晓迎还活着，这公示栏里，又怎么少得了她？

陈晋抚摸着江畔一根石头栏杆，这里曾经有过一列石狮子，只是后来整修江畔公园，被拆掉了。

但是位置，他是不会记错的。江对面，就是省城最著名的那座高塔。

王晓迎最喜欢站在这个位置，远眺高塔，有时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。

直到陈晋发现了石狮子嘴里的秘密。

不知不觉，他的双脚竟然带他走到了高中的大铁门外。铁栏杆的大门开着一道缝，一串路灯似乎指引着他的前程。

十几年里，学校的面积扩大了不少，新盖了不少楼房，学生和老师的数量也比十年前翻了两三倍。

教学楼的灯全灭着，今天是周六，学生们全都放假回家了。

陈晋沿着熟悉的路，行走在学校巨大的樟树之下，这里有太多的回忆，但他一直不敢去想起。多少年来，高中的三年岁月，已经被他封印在内心深处。高中毕业之后的同学聚会，他一次也没有参与，常被同学们误认为自己「看不起人」，渐渐的，也就没人再联系他。

有时候回避也是没有用的，这个道理，陈晋最近几年才想明白。

那么，他为什么会回来呢？

潜意识不会欺骗自己，它带他回到了那个他一直逃避的位置。  
商店外的那棵柳树下，正好可以望见六层综合楼的楼顶。

那里坐着一个女孩子，她穿着蓝白色的校服，披肩的长发随着风缓缓飘舞。

又是梦啊！

陈晋忽然有了意识，他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故事了。

有人和他擦肩而过，人流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，周围的喧嚣是那么的熟悉。他的目光穿透柳枝之间的缝隙，胆怯地盯着楼顶那个蓝白色校服下掩盖的羸瘦身形。

伴随着一阵惊呼，王晓迎从楼顶跳了下来。

惊醒！

他猛地睁眼，王晓迎正伏在他的身上。

他们眼睛对着眼睛，鼻尖对着鼻尖，她脸颊两侧的黑色血迹像是蚯蚓一般蠕动。

她悬在空中，一如往常。周围一片黑暗，窒息。陈晋浑身动弹不得，只是咽了口唾沫，闭上眼睛，打了个响指，再睁眼，梦魇消失了。

他打开台灯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多少年了，他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梦魇，纵然他学会控梦，也仅仅是缩短恐惧的心理时间，却无法将它彻底赶走。

他可以瞒过世间所有人，但他瞒不过自己的潜意识。

这是惩罚。

电话铃声忽然响起，屏幕上显示着颜歌的名字，他先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：2 点 25 分。

挂断电话之后，陈晋又自问一句：我是在做梦吗？

梦境远没有生活残酷。

颜勇在凌晨一点半爬上了医院的楼顶，纵身跳了下去，颜歌赶到的时候他就已经身亡。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甚至通过闭路电视调取的录像，谁也无法断定当时的颜勇是处于清醒状态，还是糊涂状态。

陈晋帮忙操持后事，在殡仪馆的三天，他惊讶地发现，颜歌竟然没有为父亲流过一滴泪。下葬的时候，老王和王晓来也在人群里，向着送行的人咬牙切齿、歇斯底里地吼着：「报应啊，报应来得太晚了吧！」

面对着谩骂和指指点点，颜歌无动于衷。

所有事情处理完毕，陈晋载着颜歌回家，她一个人在工作室不远处的一个小区居住。

「医院打来的电话，我替你接了，颜老师还有些遗物，需要你去取。」

「搁着吧。」

天空开始落雨，陈晋打开雨刮器：「我真希望用这雨刮器给你催眠。」

颜歌笑了笑：「你想怎样？给我治病？」

「我想知道你心里都在想什么。」

「你是在表达我深沉？还是.....神秘？」

「都不是。」陈晋打了个右转向，「你爸他都没了，那些事情，也可以放下了——咱们拐个弯，这边的路好走些。」

「你不用给我上课，我的级别跟你一样。」

「是，道理谁不知道，可是.....」

颜歌无力地叹了口气：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。」

之后，两个人一直沉默，直到小区门口，陈晋提醒她到家了，她才猛然从梦里醒来似的，匆忙下车去。

陈晋看着她走进了小区，心中隐隐不安，不过按照颜歌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做傻事，只是每个人都需要发泄，否则负面情绪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肯定会给她的人生带来很大的问题。

一切的坚强、理智、善意，都是掩饰内心不敢见光的那方角落。颜歌如此，陈晋也是如此。他启动车子，漫无目的地让车子在堵车的长龙里走走停停。

不过没开出三公里，电话响了。

「师兄.....」颜歌在抽噎，「我害怕。」

颜歌蜷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，陈晋搬来被子给她盖上。客厅的两扇窗户全都敞开着，冷风夹杂着潮气吹了进来，与卧室和书房的窗户形成对流。

「别关！」当陈晋走向窗口的时候，她喊道。

陈晋只能将卧室和书房的门关上，这样风才止息，但气温依旧不高。

「冬天也开着？」

「开着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习惯。」

陈晋走进厨房，厨房干干净净，似乎从来没有开过火，「姜、红糖各在哪个抽屉？」找齐了材料，刀子和案板也找不到，而这些东西，竟然还被锁住了，钥匙被扔进了抽油烟机的顶上。

等切好了姜丝，凑齐了红糖，准备下锅的时候，陈晋忽然发现厨房的天然气灶就是个摆设，天然气的总开关被关闭，外面还上着锁。

在颜歌的遥控下，他只能用电饭煲熬出了两碗姜汤。用完电器，也必须要把电器重新锁回柜子。

「师兄.....」颜歌喝了两口姜汤，脸颊泛红，「你今晚.....能不能.....别走了？」

陈晋有点震惊，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怎么回答。一个女孩子主动邀请一个男人在家留宿，回答错了可是会影响两个人未来一辈子的关系的。他只把颜歌当朋友看待，而这种朋友关系，也是他曾经刻意抵制的，只是最近一两个月自己才主动靠近。

难道是他的主动，让她多想了？

「你别想太多，我就算想搞定你，也不会用这么非主流的方式。」她将脸埋进碗里，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」

「害怕什么？」

「害怕.....」她眼睛里闪过惊恐，「自杀。」

「你可别吓我。」他干笑两声，「你一个二级心理咨询师自杀了，那咱们心理学科岂不又会站上舆论讨伐的风口浪尖？为了行业，你可别胡说。」

「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心理？」她自问自答，「我是想给自己治病。」

「我一度以为你因为崇拜我。」

「这是一方面——毕竟你的光荣榜告诉我，原来大学还能学习心理学。」

「那你到底怎么了？抑郁症？」

颜歌没有回答问题，只是一口干了碗里的热汤，接着说道：

「今晚如果我自杀，你一定要救我。」她盖上被子，身子完全缩进了沙发，只留了一半的头发在外面，「一般就闹两三天，过去就没事了。」

在常人的眼中，自杀的原因似乎总是那么简单直白，要么健康欠佳，要么精神萎靡，要么是财务危机引起的生活拮据，要么就是受到了屈辱，无处发泄。但实际上，自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。

自杀源于「杀人的愿望」，自杀者想杀死的其实不是自己，而是一个外在人或物，但由于外在的力量太过于强大，比如对方力量强大，比如法律的约束，让自己无法满足杀人的愿望。于是，一个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启动了——内投，即人们把外界给自己的压力、伤害、攻击转移投射进入「自身」——这里的自身，其实还包含着别人的身体，尤其是亲人的身体。

人们杀不了对方的时候，就会把对方的内投进入自己的身体之中，玩命地虐待自己，以杀掉身体中的对方，来满足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，也就成了自杀。

颜歌的一句话，吓得陈晋一宿没敢合眼。利用这一夜，他加紧分析共梦催眠从技术和案例上的可行性，将自己的一篇论文完成了大半。

他在电脑上敲击着一行字：据统计，绝大多数的自杀事件都发生在凌晨 4 点 48 分.....

他瞟了一眼时间：凌晨 4 点 30 分。

颜歌没有任何动静。陈晋松了口气，这一夜马上就要过去，现在她连醒都没醒来，又怎么可能自杀。

他继续写到：因为人们在这一时刻精神错乱达到极致，最容易自杀.....

一阵窸窣窣窣声响起，颜歌从沙发上爬了起来。陈晋以为她要去卫生间，可她却径直进了厨房。

「颜歌？」

厨房里没有回应，陈晋心口一紧，立刻跑到了厨房门口。颜歌正盯着厨房空白的台面看着，然后忽然仰起头，看着抽油烟机上方的位置，踮起脚尖，将藏好的钥匙找了出来。

「颜歌？」

颜歌没有理会陈晋，他侧着脸靠近颜歌，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，正专注地翻看着钥匙。

梦游。

陈晋看着颜歌用钥匙打开了一扇扇门板，从中找出来锅碗瓢盆和做饭的材料。她打开了天然气，蓝莹莹的火苗舞动着。她将锅架在火上，倒上半锅水。同时，她将鸡蛋打入碗里，搅匀；又切葱丝、姜丝，以及其他材料；等水开了，她将挂面下入锅里，然后有序地放入调料。

二十分钟之后，厨房里飘出来喷香的鸡蛋面味道。

陈晋咽了口吐沫，心中寻思着这种梦游习惯也不错，在睡觉的时候把早餐做好，醒来直接吃——可这么优秀的梦游习惯到底是怎么培养的？

颜歌关了燃气，将汤面盛出一碗，端到客厅里的餐桌上，准备好一副筷子，然后走到了卧室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向着里面看了看，就像卧室的床上躺着什么人。

颜歌离开卧室，将客厅和厨房的窗户逐一关闭，然后回到客厅，拿起自己的挎包，便向门口走去。

要出去？

就当陈晋正在犹豫是继续跟着她，还是阻止她的时候，颜歌却停住了脚步，然后猛地转身，跑进了厨房之中。

她来来回回地开关着天然气的开关，大约有两分钟，她又开始用拳头擂击窗户的玻璃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陈晋看着都疼，终于阻止了她的梦游。

他抱住了颜歌，在她耳边暗示她继续睡觉，约莫过了半分钟，颜歌身体才松弛下来，陈晋又把她抱回沙发上。

4

陈晋将面条吃个干净，又将锅碗瓢盆调料等物摆回原位，重新上锁。待颜歌醒来之后，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只是不断暗示她睡眠质量很高。颜歌听了之后心情显然很好，还主动开车载着陈晋去吃早餐。

「那我更奇怪了，你为什么说自己会自杀？」吃早餐的时候陈晋问道。

「我家血统里，或许有自杀基因。」她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轻松，「你看我爸，稀里糊涂地就跳楼了。」

「你担心你和你爸似的？」

「嗯.....我可能有多重人格，有时候做一些事，我连自己都不知道。」

陈晋故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问道：「比如呢？」

她犹豫几秒说道：「也没什么，或许我胡思乱想了——之所以麻烦师兄，主要是父亲的自杀刺激了我，我担心也会像他一样。」

午餐的时候，陈晋故意买来鸡蛋面，拿到颜歌面前去吃。她表情惊愕了数秒，然后悄然走开，将自己餐盒里的饭菜打包，塞进了垃圾桶。

傍晚，两个人似乎达成了某种不用言语交流的默契——下班的时候前后脚离开，谁也没和谁打招呼，只是各自向小熊道了句再见。

然后走了两条不同的路，却在停车场会合。

颜歌开着车，一路上两人的话题也轻松了许多，聊了很多大学时候的趣事，然后又去一家法国餐厅共进烛光晚餐，颜歌请客，说是给陈晋接风洗尘。

迟到了一个月的接风洗尘。

吃过饭，两个人将车停在了餐厅，并肩在江边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走了五公里的距离，走回了颜歌的家里。

两个人都有点微醺，征得颜歌的同意，陈晋可以睡在她的床上，而她固执地还要睡在客厅。

半睡半醒之间，他忽觉门被轻轻推开了一道缝，然后，就看着颜歌缓缓地走到了床的一侧，慢慢地躺了下来。

陈晋一时无比紧张：又是梦游吗？这才睡着……

然而并非梦游，因为颜歌没躺下几秒，便钻进了他的被子，爬上了他的身子。陈晋闭着眼睛，装作喝多了什么也没发生。他似乎能察觉到颜歌喷向他脸上的热气，但是颜歌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，或许内心此时也陷入了挣扎。

渐渐的，陈晋察觉到身上越来越轻，颜歌好像离开了。

他将眼睛睁开一道缝——

那张熟悉的脸庞正伏在他的脸上，与他眼睛对眼睛，鼻尖对鼻尖，她脸颊两侧的黑色血迹缓缓蠕动，像是蚯蚓一般。

王晓迎，又是梦魇。

陈晋闭上眼睛，强制自己打了个响指，然后猛地睁开。

梦醒了，他正坐在汽车的副驾驶座上，颜歌正在旁边开着车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陈晋喘息未定：「我们……」他才意识到，这是在下班的路上，他睡着了。

「看把你吓得，做噩梦了？」颜歌鄙视地看了他一眼，「为了安慰你，请你吃大餐吧，给你接风洗尘。」

如陈晋所料，他们进入了一家法国餐厅，点了和梦里相同的牛扒和红酒，就连餐桌上聊的话题，也仿佛是陈晋梦到过的。但是梦里的细节，却又记不起来。

吃过晚餐，两个人微醺地在江畔漫步，然后走了五公里回到了颜歌的家。

「怎么了，还不进来？」

颜歌站在门里呼唤他，陈晋迈步进门。都和梦里一样。

「我是在做梦吗？」他喃喃自问一句。

「呵呵.....」颜歌笑着摔在沙发上，「也不是头一次和美女共处一室了。」

不是梦境，可为什么自己将这一切梦见了一次？莫非是梦境的预知功能？

虽然他争取睡沙发，但还是拗不过颜歌。

「喂，你再和我争，我会怀疑你意图不轨，想和我睡在一起！」

她连这话都说出来了，陈晋自然不能造次，于是顺从地睡了她卧室的床。他不敢睡觉，因为他担心着后面的场景。

果然，在半梦半醒之间，门又被推开了一道缝。

颜歌的身影缓缓地走近，爬上床，躺在了陈晋的一侧。陈晋没有闭眼睛，他看着那身影躺了下来，可当她的头接触到枕头的那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她根本不是颜歌。

王晓迎转过脑袋，侧着身子看着陈晋，他心口一闷，闭上了眼睛，再睁开。

鼻尖对鼻尖.....

王晓迎正伏在他的身上，与他鼻尖对鼻尖。

他弹指的同时，手机闹钟震动了。

陈晋再次醒来，周围黑漆漆一片，他打开台灯，才发现自己依然在颜歌的卧室。

他大口喘着粗气，仔细分辨着这次醒来到底是真是幻。应该是真的——他也不是很自信，至少咬过自己的胳膊，剧痛之后，没有其他的变化。

闹钟定的凌晨 4 点 30 分。

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两个梦境几乎相同了，因为两个梦的内容，就是他和颜歌昨晚共同经历的——除了她爬上他的床这一段。

一阵恐惧从陈晋心底升起，频繁控梦，似乎已经让他模糊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。

客厅里传来窸窣的声响，陈晋找到颜歌的时候，她正在翻腾抽油烟机上方的钥匙。他将传输器戴在了她头上。

为了很快进入睡眠，陈晋给自己注射了 30 毫克的安定，这种剂量的效果几乎等同于麻醉，但是为了帮助颜歌，这种冒险还是值得的。意识很快便混沌了，在睡眠重临的那一刻，他猛然坐了起来。看见躺在床上的身体，他放心了，于是走向卧室房门。

蝉鸣阵阵，这是一个盛夏的中午。

一间老房子的客厅，墙上还挂着 2005 年的挂历。看到这个时间，陈晋心中一紧，看来颜歌的心结，跟他想的一样。颜歌正

在厨房里忙碌着，陈晋走过去的时候，她已经端着鸡蛋面走到了餐桌前。

梦里的她，还是个初三的女孩，还是陈晋记忆深处的那个蹦蹦跳跳爱说爱笑的女孩。

放好一副筷子，颜歌来到卧室门口，打开一道缝。缝隙里，一个中年妇女正直愣愣地躺在床上。

「妈，吃午饭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母亲闭上眼睛，「我一会儿自己吃，你快去上学，别迟到。」

颜歌应了一声，却没挪开，她盯着床头柜上的白开水和药片：

「妈，你早上的药怎么都没吃？」

「忘了，我一会儿吃过饭再吃。」母亲睁开眼睛，挤出笑容，「快去上学吧，别迟到！」

颜歌这才离开卧室，对着镜子整理了下两条羊角辫，刚要出门，忽然看见客厅的窗户还开着，于是跑上前关闭了窗户，又看见了厨房的窗户也开着，也关了厨房的窗户。

「妈，我走了……」

陈晋跟随着颜歌离开家，可是她开门关门之后，却依然在自家客厅里——从中午的客厅，迈步进入下午的客厅。只是，此时的客厅中地板杂乱无章，鞋印踩了一地，她父亲颜勇正失神落魄地坐在沙发上。

「我妈呢？」

颜勇哽咽，不乏责怪地说道：「你中午做饭了？」

「啊？」

颜勇更为伤痛，接下来的话便没说出来。

「我妈呢？」颜歌歇斯底里地喊道，「他们说我妈死了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！」

颜勇抹了一脸的泪。

「煤气中毒.....」

颜歌疯了似的跑进厨房，失神落魄地看着煤气罐，然后目光却放在那扇她关闭的窗户上。

「小歌，你别自责，我其实不想告诉你.....」

颜歌拎起地上的板凳，砸在窗户玻璃上。

「小歌.....」

颜歌跪在地上抱头痛哭。

「我最怕的就是这样，你不要自责.....」

颜歌忽然怒视颜勇：「我为什么要自责？是你杀了我妈！」

「我没有.....煤气不是我开的.....」

「你如果不干出那丢脸的事，我妈会生病吗？」颜歌怒骂道，  
「臭不要脸！」

「我没有，我没有.....你为什么也不相信我？」

「全学校都知道了，所有人都在戳我的脊梁骨！我妈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今天这时候，应该还在上班呢！」

「我没有.....小歌，你要相信我！」

「你这个骗子，你是个杀人凶手！」

颜勇也跪在地上，辩解说：「你别骂了.....她们.....她们的死，  
跟我无关！」

陈晋浑身发麻，原来自己的错误，竟然还间接害死了颜歌的母亲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颜歌啊颜歌，看来我对不起你的，太多太多了。

恍惚之间，颜歌的梦境开始崩塌，就连她也察觉到了梦境的异常。在断壁残垣与漫天的灰尘之间，她忽然看向了陈晋。

「师兄！」

陈晋一阵慌乱，连忙打了个响指，梦境切换到了江边。然而，颜歌还在他旁边。

「师兄，你.....你在我的梦里？」

陈晋震惊了：「你醒了？」

「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这是梦。」颜歌话音刚落，却指着远处一个男孩，「那不是你吗？」陈晋看到了这个场景，本可以切换，继续将秘密掩埋，可他心知有些事情无法逃避，还是面对吧。

王晓迎抚摸着石头狮子，而少年的陈晋就躲在不远处看着她的背影。等王晓迎走开，他也走上前去，抚摸着她抚摸过的狮子。然后，他就发现了她的秘密。

狮子嘴的黑洞里有一封情书。

一封王晓迎写给数学老师颜勇的情书，陈晋看得浑身颤抖，自己暗恋的女孩，竟然写情书给数学老师，一时之间，愤怒和嫉妒同时涌上心头。他将情书塞回狮子嘴里，依然躲在远处等待。两个小时之后，颜勇来了，数着狮子的数目，然后伸手进了狮子嘴。

拿了情书，他大致看了几眼，然后赶紧收了起来，迅速离开。

场景切换，陈晋写了一封匿名举报信，并以某学生家长的名义，寄给了学校领导。数学课上，颜勇缺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老师暂时代课，但是颜勇为何缺席，谁也不知道。陈晋心中一阵解气，他看向了王晓迎，她明显失落万分。

颜歌看到这里，才恍然道：「匿名信原来是你写的？」

陈晋点了点头，打了个弹指。

王晓迎站在综合楼顶的一角，下面人声沸腾，老师和学生都呼喊着她，提醒她别做傻事，但是她还是化作了一道美丽的影子，从天而降。

梦境化作一片血色。

陈晋醒来了，蹒跚着进入客厅，此时的颜歌正诧异地看着卧室方向。

「匿名信是你写的？」她重复了梦里的那句话，她希望听到的是否定，但是，陈晋却点头了。

「是我的嫉妒心作祟，害死了王晓迎，害了颜老师，也害了你的妈妈。」

颜歌抱着头：「我竟然，和一个杀人凶手.....我竟然.....」她摘下传输器摔在地上，「你给我滚，滚！」

陈晋没有动，反而向她靠近。

「我一直避着你，就是因为我心里有愧。」陈晋走到她对面，「但我这次回来，是想面对过去，我也很痛苦，我没法饶恕自己。」

颜歌抽泣着，两只手无处安放地晃动，显然想说什么，可又讲不出来。

「怎么.....怎么是你.....」她抽泣道，「我一度认为.....你已经是  
我在这世界上，最亲近的人.....为什么，你让我醒得这么  
早.....」

陈晋想拥抱她，可此时，显然不行。

「就算是梦，也让我多做一会儿啊。」她抹着脸颊的泪，忽然怒吼道，「怎么还没滚，你快滚，滚！」

颜歌站起身，将陈晋推出门外。

每个人都没法绕开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。

陈晋失魂落魄地走在江边，从黑夜走进晨曦，又走在曾经有过石狮子的那个地方，坐在长椅上，一直看着太阳从江心升起来。

一水湛红。

这样一通狂风暴雨之后，陈晋竟然还获得了满足。只是，他和颜歌的关系，恐怕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
他想获得她的原谅，这也是此行归来的目的，但显然，破碎了。这样的结果，他预想过无数次，之前也衡量过，万一失去颜歌，怎么办？

结论是，他不配获得颜歌的信任与爱。

一个老人坐在了他的旁边。

「我女儿，曾经就喜欢站在那个位置。」老人的拐杖指了指陈晋所看的方向，「十几年前，那里有一排石狮子，现在呀，什么都没了，都变了，只有这条江，还是老模样。」

陈晋低着头，泪水从他的鼻尖滑落。

老王将左手的胳膊搭在陈晋的肩膀上，说道：「晓来都和我说过了.....」

「您知道我？」

「一个月前，你来我摊子上买糖葫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」老王嘿嘿一笑，「毕竟咱们这小地方，考上北大的就两个，而且，你还是晓迎的同班同学。」

陈晋无言，沉默在两人之间转动。

老王接着说：「昨晚我梦见晓迎了，她很开心，很漂亮，还买了一条淡红色的连衣裙.....」

陈晋依然没有说什么，他在等待着另一场狂风暴雨。

「谢谢你！」老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放过自己吧。」

陈晋摇了摇头，又顺手擦掉了眼角的泪，谢谢你，这是始料未及的惊喜。

「这件事，也不能全怪你，晓迎也是年轻，受不了学校里那么多流言蜚语。」

陈晋道：「但是，我没有编排过任何一句晓迎的流言蜚语！」

「哦？」

「就连我写给学校的匿名信，连晓迎的名字也没提.....我怎么可能.....伤害她！」

老王忽然坐直了身子，问道：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「我没写晓迎的名字！」

「可我看过另一封匿名信，明确地写着，是王晓迎勾引颜勇！」

陈晋脑子里一片沉寂。

「这封匿名信点到了晓迎的名字，但校方本来也是保密的，可不知道是谁泄露出去了.....」

5

两个月后的一个黄昏，陈晋工作室屋门被推开了。

外面的助理道：「对不起小姐，陈老师的预约已经满了，如果您.....」

「我病得有点重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陈晋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，与门前的女子对视着，然后向助理一挥手，示意放进来。

颜歌将行李箱放在前台，与陈晋走进了办公室里。她坐进了沙发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不知是在组织谩骂的语言，还是等着陈晋主动道歉。

陈晋装作若无其事地主动说道：「怎么，来出差？」

「不是说了吗，来治病。」

「别跟我开玩笑。」

「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。」颜歌一脸郑重，一如往常。

陈晋心头一凛：「你梦游.....严重了？」

颜歌摇了摇头，从随身的挎包里抽出一个棕黄色的老信封。

「信。」她提醒道，「就是我父亲最后来见我，想带给我的东西，幸亏去了趟医院，从那些遗物中找到的。」

陈晋接过信来，大致从上到下扫了一遍，这是颜歌母亲留给她的遗书。

信上说，她已经没有勇气活下去，所以选择用煤气自杀。

关于自杀的原因，她写道——

「我没想到结果是那么惨烈，那个女孩竟然采取最极端的方式，来回应我对她的报复，这让我心中忏悔——小歌，妈妈本想用匿名信，让她名誉扫地，可是，我的冲动，却害死了一条和你一般大的生命，害死了别人的女儿.....

「.....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，所以，请原谅妈妈.....」

颜歌说道：「我总是梦到妈妈在梦里对我不理不睬，十几年来，我总是忏悔那天，如果没有关窗户的话，妈妈就不会死。谁知道，妈妈竟然是自杀。」

「这封信，被你爸爸保管着？」

「算是隐瞒了吧.....」颜歌以一种释然的语气道，「我想，那时候的他已经濒临崩溃，所以看到这封信，便藏了起来，让人以为是我的过错害死了妈妈，他已经受不了更多的责备。」

陈晋将信重新装进信封，递回给颜歌。

她只是想传达一封信吗？

之后，又是尴尬的沉默。

「我.....」两个人同时说道，眼神接触的时候，又是一阵尴尬。

「女士优先。」

颜歌低下头，脸颊有些微红：「能.....借你家客厅沙发睡一晚吗？」

□ 肖遥哥哥

